



飞龙瀑布和一个古老传说

□余孝安

在位于重庆市丰都县董家镇境内的斑竹河上有一道奇特景观，那宽60余米、高100余米的瀑布，瀑声如雷，似雾约浪，风驰电掣，连续不断射击着一个神工般的深潭，激起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由西向东冲向潭边，潭中被拥挤的河水翻滚到下一个深蓝色的潭中，这时溪水才收了几分野性，打几个旋儿向河谷流去。

飞龙瀑布的由来，当地人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。

古代的斑竹河没有现在这个壮观的瀑布，仅仅是个平缓、细流的小溪沟，溪流两岸是莽莽苍苍的森林。从山脉走向上看，与丰都北岸的树人镇与双龙镇交界的蒋家山同脉同宗。蒋家山山高地密，狼豺虎豹，飞禽走兽，昼宿夜出。不知何时，一条巨蟒神不知鬼不觉悄悄从那原始森林的蒋家山来到了斑竹河，经常戏游于溪中，或在两岸丛林或觅食或闲逛，虽很少伤人，但家禽却经常遭遇，难有活口踪影，且多年不去。当地百姓路过此地无心几冷背儿麻。一天，一个路过此地的道士看到了这条巨蟒，听说了巨蟒扰民的一些事儿，计上心来。

道士在斑竹河岸上的一个山丘上，组织当地百姓修了一座小小的庙宇，庙宇中设了两个祭台，并在祭台上焚香多日。每天见那道士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到了第四十九日，见道士喊了一声“笔墨侍候”，旁边的一个小和尚，左手端墨，右手拿着卷黄布，从暗室匆匆奔来，后又快速铺开那布，静待施法。此时，道士口中念着咒语，并抬头看了下天色。奇了，刚才还是蓝天白云，突然乌云密布，地上草木被不知哪来的浓雾罩了个漆黑不见五

指。一个时辰过去，借助烛光，见那道士在黄澄澄的画布上绘出了一条巨龙，但那龙却没画眼睛，观者疑问重重。突然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大雨从天而降，道士拿着笔战战兢兢，仍坚定地用笔向那巨龙的头上点去，口中吼了两声“蛟龙归海，蛟龙归海”，话音刚落，只听溪谷里“轰隆隆”几声巨响，山崩地裂，一条数十米长的巨龙从谷底腾空而起，摆尾驾雾，飞奔而去，时不时回首致意。在场众人吓得目瞪口呆。

几日过去，心存余悸，胆大的几个好事者才畏手畏脚地来到谷底看个究竟。见溪谷断裂为两截，上游那段河床比下游那段高出了100余米，两段之间凹出一个十余米深的石洞。此后没人再见那巨蟒了。传说那条巨蟒得道成仙归海，协助龙王为民呼风唤雨了。为了纪念这条得道成仙的巨龙，当地百姓将石洞命名为“飞龙洞”，瀑布题为“飞龙瀑布”。

从那以后，飞龙瀑布之名不胥而走。

二

览飞龙瀑布在我的人生中已是第二次了。

第一次是4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，我第一次背井离乡到丰都飞龙乡谭家坝读高中，校名“丰八中”，学校离飞龙瀑布不远，只有几里地，半小时步行可及。可我那时没那闲情，加上刚赶上全国恢复高考不久，个个挑灯苦读，鲤跳龙门，我也被感染随了大流，不好热闹了。可高二那年春夏交汇的一个夜晚，几个同学唧唧咕咕说，飞龙洞那深潭有一条几百斤重的大鱼在潭中嬉戏游戈，很多同学都去看了。这让我添了些犹豫，赖到周末我还是忍不住诱惑，去了。

那天飞龙瀑布周围的石坡上挤满了人，见飞龙瀑布像一张巨大的银幕挂在悬崖上，那水飞流喷涌，轰轰隆隆扫射在悬崖下的礁石上，弄得浪花绽放，水声隆隆。正当我沉浸在这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时，忽然见一个人用手指着那口上潭不由自主叫起来，“看那里，那里！啊……好大的鱼呢！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一条近二米长的大头鱼，在潭中缓缓地游动，后又转着圈儿游，不一会儿沉到水里若隐若现，不一会儿又浮上来。可我总感觉哪里不对，待我目不转睛细看，那鱼身体的每个部位几乎都在动，此时，我确信那不是一条鱼而是无数条小鱼组合成的大鱼，魔术般地在群游群舞，如体操运动员玩出的水中芭蕾。我疑惑了，没有指挥，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！我猜鱼可能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吧，它们相互交流，统

统起来……

统起来……

的来客；又

见古窑，可以看到壮大的黑砂非遗文化产业，已打破了传统“砂锅”容器产业。这儿，你可以观看到开窑的壮观，也可以坐下来喝杯茶，听听叶晓老师讲那些砂器的故事，他那样风轻云淡，你不由得也会被那些话语和那些茶水清空心里的杂质，变得轻盈透明起来……

“荣经铜铁久知名，茶叶支边亦有声。天道无私民匮乏，伤心愧对邓通城。”这是黄炎培在1938年视察荣经有感而发。其实邓通是蜀郡南安人，就是今天的四川乐山人，汉文帝的男宠，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，广开铜矿，在荣经依靠铸钱业，富甲天下。

文帝死后，景帝即位，首先便把邓通革职，迫夺铜山，并没收他所有的家产。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，一旦落难，身无分文，最后饿死街头。钱，会让人们生活更加滋润，同样，钱有时候也会是种灾难。邓通的悲剧，也是钱的悲剧。在荣经，不经意就会想起邓通，也会想起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中，老葛朗台富甲一方，但抠门到了极致，对家人吝啬，对外人哭穷，住在一处凄凉阴冷的老屋子里，过着苦苦的日子。这跟邓通也没两样。在荣经，听听邓通的故事，的确是有助于我们清空我们对财富的一些杂念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更为重要的是做钱的主人而不是仆人。浅淡的道理，但有时候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。

当然，荣经还有颛顼，还有周文。颛顼是上古部落联盟首领，“五帝”之一，生于若水之野，据《史记》记载是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，中华人文始祖之一。因为年代久远，未免有一些传说，据说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在争“颛顼故里”的称号。而周文，则是现代著名作家。最早知道周文，是因为我有个同学是荣经人，他言必称周文。他说，鲁迅先生逝世，周文参与了鲁迅先生的治丧、守灵、下葬，

一了步调！那次我本想到那溪谷去近察的，可目睹怒吼的瀑布，空荡荡几十米的深潭，让我望而却步了。

三

母校一别已44个年头了，因工作等原因没能回校看看。直到去年6月，终于迎来了机会。市作协组织各区县会员深入乡村体验生活，进行文学助力，推动乡村振兴。我们丰都的几个作协会员，与石柱、忠县的几个作协会员到董家镇采风。

镇党委书记向我们介绍了董家镇多年的发展变化，之后，他安排陪同人员随我们向正在打造的飞龙瀑布出发了。车在沟坎坎间盘绕了大半个小时，居然到达了飞龙瀑布左侧半里地的山崖下的一块刚修建的停车场上（原来这里只有两条羊肠小道）。下得车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石洞，这个石洞在飞龙洞侧面，与其遥相呼应，向外张望那斜对面的飞龙瀑布尽收眼底。洞口敞亮开阔，内探，洞顶是自然天成的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像一个盖子悬在空中，洞底是一个200余平方米的平坝，洞不深仅10米左右。洞壁上渗出的泉水叮叮咚咚掉落在池中，洞外几根藤蔓从悬崖上垂下来，汩汩泉水顺着藤条喷在峭壁外的小沟，叙说着大自然的华章。峭壁上，小柳树弓着躯干慢慢向上长，树虽不大，可从粗糙的树皮上看，不知经历了几多风雨、几世沧桑，依然坚守在山崖上，根植于岩石的窄缝中。

围绕这个景点的名字我们争争嚷嚷起来。老谭说了片刻说：“现在景点取名‘水帘洞’，是不是俗了点？不如叫‘翠滴瑶’。”旁边的老李摇了摇头，“瑶字不妥，静中无动，不接地气。叫‘泉水崖’怎么样？”“‘崖’字尚可，‘泉水’过露，可再斟酌下，不如叫‘玉滴崖’。”老张接过话头。争论开始激烈起来，有叫“戏泉崖”的，有叫“甘露滴”的，有命“珠珠坠”的……没能统一起来。到后来，墨各个感觉词穷书少，挑了个“喜泉崖”的名儿成了多数人的意见，但留下“回去后可再琢磨琢磨”的话头，才结束了更名的纷争。接着，飞龙瀑布下未命名的两个深潭又引发大家的兴趣，统一的思路是围绕那民间传说开题，或者结合飞龙瀑布的特色来引路，一阵沉默后，有叫“斑竹潭”的，有叫“卧龙潭”的，有题“馨龙潭”的，林林总总，一时无法定论。我这时也来了兴致，“叫‘化龙潭’怎么样？”文友们一阵沉默后，没有回应。

晚上在“水帘洞”用了次特别的晚餐——“鼎罐饭”。这可让我这个从乡村到城市的人，寻到了一瓢“乡愁”，饭后住了景区的小木房，又增了一瓢乡愁。

次日晨，飞龙瀑布下的峡谷起了一河的水雾，似云海，又像海峡的潮起潮落，时而激情舞动，时而静如处子。那雾如溪水，柔若无骨，随江而化，随谷而变，慢慢那雾逐流随波而去，天也渐渐湛蓝，斜斜的几缕阳光照在深潭南边的岩石上，折射到飞龙瀑布宽阔的屏幕上，这里不是海市，胜似海市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没空去荣经

□久胜

没空去荣经。这话乍一听，简直有点让人无所适从，到底去了还是没去。

你可以说最近太忙，忙得来没有时间去荣经；也可以说心里有事，需要去荣经清空一下那些烦心的事，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去，也可以邀约三五好友，去荣经“森”呼吸，吃点棒棒鸡，吃点扯扯面，看一下荣窑开窑，在荣河、经河的河畔随便走走，那些郁结在心中的烦闷之气便消失殆尽。显然，没空去荣经的空要读一声，这才是真正的用意所在——来荣经吧，来这里彻底放松一下。

荣经县地处雅安中部，有“世界鸽子花之都”和“中国黑砂之乡”的美誉。全县森林覆盖率达80%，常年负氧离子含量很高，素有“天然氧吧”的美称。

春天里，油菜花开得正旺，沿途的油菜花晃得人眼也快睁不开，但又忍不住要为之驻足拍照。这样的时间，远离尘嚣，漫步乡野，感觉到一种生命力在贵张，一种欣喜也油然而生。除了自然的力量让荣经欣欣向荣，历史的力量又让荣经显得不那么浅薄。荣经的古严道城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，牦牛道的起点，东汉“何君尊榭阁”摩崖石刻也印证了战国时期从临邛到今天荣经道路的存在。这对味厚的荣经来讲，也是自然不过的，荣经不是羞羞答答的，它是干脆利索的，有它浓烈的一面，比如千年古窑的烈焰；也有它阴柔的一面，比如龙苍沟那种温润的美。

最近，民政部在荣经举办了“地名天府”活动，其间与会人员参观了“未来营地”和“又见古窑”。未来营地，麦田的麦浪翻滚，让人想起梵高的麦田，这是大地的杰作，自己也感觉融入到里面了，这最质朴的景观能不让人清空那些私心杂念吗？未来营地，简直就是一个开放的田园式公园，它在城市的边缘，以一种既开放又内敛的态度，得体地迎接四方

是为鲁迅抬棺的青年之一。周文早年参加革命，曾任“左联”党团成员，并从事创作，他曾将苏联著名小说《毁灭》和《铁流》改编成通俗本，得到鲁迅的赞许。1952年，周文猝然离世，被定为自杀，党内除名。直到1975年，周文才恢复了名誉，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。

现在荣经县严道城东社区，建了“周文读书角”，创建“周文读书会”全民阅读品牌，社区将“周文读书会”植入“文咖啡”商业形态，提供了引领时尚前沿、文化内涵深厚、优质公共服务的阅读空间，让大家享受读书与休闲的双重文化“滋养”。“文咖啡”的咖啡杯上印着周文作品中的一句话：没有云，青板板的天上就只有一团火。品一杯咖啡，品一本书，在这个环境幽雅的书屋，的确是可以放空自己的身心。

在荣经清空自己，还有好多去处。你可以去“西蜀名刹、严道奇观”的云峰寺，看看桢楠树，喝杯清茶；你可以去“中国最美的观景平台”牛背山，看看日照金山的壮丽景色；你可以去有世界最大的野生珙桐林的国家森林公园龙苍沟，在天然氧吧里洗肺清脑……当然，清空的方式还有美食，在荣经，你可以在品味扯扯面、棒棒鸡的时候，看一下黑砂如何与美食完美结合，同时，那些微渺的滚滚红尘的事情，也在它们的面前消弭于无形罢了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雅安市委宣传部）